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美〕斯蒂芬·克莱恩 著

慎丹丹 译
傅敬民 校

红色英勇勋章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红色英勇勋章

〔美〕斯蒂芬·克莱恩 著

慎丹丹 译

傅敬民 校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英勇勋章/[美]克莱恩(Crane, S.)著, 慎丹丹译,
傅敬民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0
书名原文: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and Selected Short Fiction
ISBN 978-7-309-08286-9

I. 红… II. ①克…②慎…③傅…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4221 号

红色英勇勋章

[美]克莱恩(Crane, S.) 著 慎丹丹 译 傅敬民 校
责任编辑/杜荣根 戴文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2 千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286-9/I · 627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美国著名文学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出身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牧师家庭,曾在两所大学中肄业,1891年辍学去纽约任记者。在他短短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优秀著作,其中中篇小说《红色英勇勋章》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本书包括了斯蒂芬·克莱恩短暂一生中的主要中、短篇作品。中篇小说《红色英勇勋章》,《街头女郎玛吉》、《怪物》,短篇小说《海上扁舟》、《蓝色的旅馆》、《新娘来到黄天镇》。

《红色英勇勋章》(1895)以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叫亨利·弗莱明的年轻人充满对战争的奇妙幻想,渴望过军旅生活,而不顾母亲的劝阻毅然参军的故事。小说从新兵的角度去描写战争,突出了战斗环境对个人的影响。

《街头女郎玛吉》(1893)描写了一位来自纽约底层社会的女孩沦为妓女的悲惨生活。《海上扁舟》是作家将自己去古巴采访途中遭遇的沉船经历经过加工写成的。这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自然主义作品。这部作品是19世纪90年代探索城市贫民窟和堕落女孩的众多作品之一。他通过小说的主人公梅季的成长历程来探索主体的社会化过程,最终寻找促使梅季走向毁灭的“现实”。在这篇小说中,克莱恩探讨了人与自然和人与命运的关系,揭示了大自然对于人类命运的冷漠。

《怪物》(1899)描绘了非裔美国人的斗争。小说是以1892年罗伯特·刘易斯私刑事件与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事件为背景,讲述了

黑人男子亨利因救小主人吉米而在实验室毁容，成为社会的弃儿。小说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要给这样一个黑人留有生存的空间。“黑人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备受关注。在这部小说中，黑人遭到了白人的歧视。白人认为黑人是扰乱他们生活秩序的“怪物”。美国内战以后，表面上黑人和白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对黑人的这种歧视则恰好反过来折射出了白人道德上的堕落。

《海上扁舟》(1897)细致地描写了4个人在船只失事后如何在茫茫大海中挣扎与战斗，在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搏击中，大海看似不可征服，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努力，他们依靠自己的勇敢、坚韧、智慧和团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体现了人性力量的强大。这是一篇内涵丰富的作品，从哲学角度来思考这部作品，可发现其中折射出来的哲理思考相当超前。克莱恩对人类存在的意义进行了反思，他一方面以环境的残酷来衬托人类存在的渺小，刻画其存在的荒诞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却肯定了人在处于荒诞环境下所进行的积极选择。

《蓝色的旅馆》(1899)讲述了旅馆老板斯卡利从火车站拉来的三位客人中，有位被称为“瑞典人”的男人住进旅店之后，一直怀疑有人要谋杀他，由此激怒了老板的儿子约翰尼，导致了两人的决斗。后来瑞典人在另外一个酒馆死于非命。小说情节设计离奇，人物刻画鲜明，自然主义色彩浓厚。

《新娘来到黄天镇》(1898)讲述了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一小镇执法官杰克·波特带着已在圣安大略市举行了婚礼的心爱姑娘，返回黄天镇家中，不料遭遇酒醉狂躁恶徒的故事。

克莱恩也是一位诗人，曾发表过《黑骑者》(1895)和《战争是仁慈的》(1899)两部诗集。他的诗写法自由，不顾传统的音节和韵律，风格朴质简洁，常常通过寓言式的意象揭示生活的某个真理。评论界认为他与女诗人艾米莉·狄更生同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先驱。

他的小说受到法国自然主义学派的影响，认为个人会受自然和社

会力量的支配。他的散文和自由诗率真,具有印象派的风格,具有欧内斯特·海明威、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等小说家以及意象派诗人的味道。

傅敬民

2010. 12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红色英勇勋章 /1

街头女郎玛吉 /125

海上扁舟 /192

蓝色的旅馆 /217

怪物 /247

新娘来到黄天镇 /306

红色英勇勋章

一

地面温度缓缓升高，浓雾也渐渐地散去，隐蔽在山林中休整的一支军队已隐约可见。当天色渐明，大地由褐色转为葱绿色，部队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开始为传闻而感到躁动不安。人们将目光投向那条由泥水横流的长沟渠变来的大路。一条小河在堤岸的掩映下变成了琥珀色，河水潺潺地从山脚流过；入夜，当水流变为忧伤的黑色时，可以看见河流对岸，那远处山丘的斜坡上闪耀着敌军营火，红红的火光如同眼睛一般闪烁。

有一次，一个高个子兵一大早起来就去洗衣服。不一会儿他便飞跑着回来了，手里舞动着衣服，像挥舞着一面旗帜。他显得踌躇满志，因为实在按捺不住听来的消息带给他的喜悦，据一个可靠的朋友说——那位可靠的朋友又是听一位值得信赖的骑兵说——而这位骑兵的消息来自于他那位可以信任的、在分区司令部做勤务兵的兄弟。作为一名重要消息的“传令员”，看上去他红光满面。

“我们的部队明天就要出发了，确定无疑，”他神气十足地向路边的一大群人喊道，“我们将顺着河的上游，抄近路走，迂回到他们的背后。”

高个子向这群专心的听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精心策划的宏伟的作战蓝图。当他讲完之后，身穿蓝色军服^①的士兵们议论纷纷地回到各自矮小的褐色营帐。只剩下刚刚在一群士兵的呼拥下，在饼干箱上跳舞的一个黑人马车夫，现在他只好孤零零一个人坐下了。炊烟从许多个奇形怪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谣言！完全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另一个士兵扯着嗓门大喊道。他那张光滑的脸涨得通红，双手很不高兴地插在裤兜里。他把这件事看成是对自己的公然冒犯。“我不相信这该死的队伍会动。我们被擢在这里了。上两周我都已经准备好8次了，可是我们一脚都没跨出去。”

高个子兵不得不站出来证实传言的真实性，接着他和那个大声嚷嚷的家伙凑到一块打了起来。

一名下士在人群面前赌咒发誓起来。他说他刚给家里添置了昂贵的木地板。早春时节，他就已经不再因为想过得舒服些而添置家什，因为他感觉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始行军打仗。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只是没完没了地待在军营里面。

很多人开始激烈地讨论起来。有人极其清晰地描述着指挥官的所有作战计划，而有些人则是提出异议。他们都朝对方大声叫嚷，力图赢得大家的注意，可都是白费劲。与此同时，那位首先听到传言的士兵显得忙碌而重要，不时地面临着质问。

“发生什么事了，吉姆？”

“部队要开始动身了。”

“啊，你在说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的？”

① 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南方军服装为灰色。

“信不信由你。我根本就不在乎。”

高个子兵回答的样子让人捉摸不透，对于要找到依据来说服大家，他显得不屑一顾。正因为如此，队伍里更是一片躁动。

有位年轻的士兵饶有兴趣地听着吉姆的话，同时也在关注着其他士兵们的种种评论。听完了关于进军的议论后，他从营帐的门洞里钻回了自己的小屋。他想独自一人琢磨琢磨最近的新想法。

他在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躺了下来，床头靠在房子的一端。房间另一端放着当作柜子使用的饼干盒子，它们围着壁炉排放着。木屋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从画报上撕下来的图片，三把步枪整齐地挂在墙上。各种物件都挂在随手可取的位置。一些锡制的碗碟叠放在一堆干柴上面。折叠帐篷被当作了屋顶。外面的阳光直射在它上面，使得它隐隐地泛着浅黄色。阳光透过那扇不规则的方形小窗在堆满杂物的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影。

从壁炉里冒出来的烟雾总是对泥土烟囱视而不见，在屋内环绕盘旋。这个岌岌可危的由泥土和木棒搭成的烟囱，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这个小屋，仿佛随时都能将它付之一炬。

年轻人隐隐约约地感到几分震惊。他们终于要打仗了。也许就是明天，将会有一场战争，而他也将投身其中。他曾一度努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但他不能确信，自己是否能够接受即将卷入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之中，对于这一预兆他还不能完全接受。

当然，他曾梦见过这一生中将经历的所有战斗——充满血肉模糊的激战，那横扫战场的战火曾让他热血沸腾。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参加过很多战争。他想象着在自己机警而勇敢的保护下，人们得到了安全。然而一觉醒来，他觉得战争就像是旧时画面上的红色大斑点。他把头脑中的这些影像和沉甸甸的王冠、高耸的城堡联系到了一起。世界史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战争时代，然而在他想来，这已经远在天边而且永远消失了。

在家时对于自己国家发生的战事，他那幼稚的眼光里流露着不信任，这战事如同儿戏一般。他因为没有亲眼目睹过一场真正激烈的战争而感到失望透顶。他曾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要不是人变好了，就是人变得更胆小了。或许是世俗或宗教的教育约束了人类好战的本能，或是稳定的经济抑制了这些欲望。

好几次他都跃跃欲试，想应征入伍。几次重大战役的传闻轰动了家乡，他们也许远不及荷马笔下的希腊英雄，但似乎也能成就一番丰功伟绩。他读过一些关于行军、围攻和战斗的报道，渴望能全部亲身体验。他那忙碌的大脑已经为他勾画了色彩绚丽的画面。

但他母亲反对儿子参军。对于他所谓的战斗热情和爱国主义，她流露出几分轻蔑。她能够静静地坐着，毫不费力地给他讲上几百条理由，证明对他来说农场远比战场意义重大。她以多种方式告诉他，她的言论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母亲那方面来说，他相信母亲基于伦理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最终，他还是向这种胆小怯懦作了坚定的反抗，这种怯懦比起他的雄心壮志逊色不少。新闻报道、村民们的闲聊以及他自己的想象唤起了他对战争莫名的向往。那里确实可能在打着漂亮的仗。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决定性胜利的报道。

一天晚上，当他躺在床上时，叮叮当当的教堂钟声随风传入耳中，不知是哪位热心人狂热地拽着铜钟的绳子，告诉人们关于大战的不确切的消息。夜间人们的欢呼声让他激动得浑身颤抖。过了一会儿，他下楼跑到母亲的房间说：“妈妈，我要参军。”

“亨利，不要太傻了。”他妈妈回答道，然后她用被子蒙住了脸。那晚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去了离他家农场不远的镇上，报名参加了那里的征兵团。当他回家时母亲正在给一头花斑奶牛挤奶，其他四头在边上站着。“妈妈，我已经参军了。”他胆怯地说道。沉默了一会，

他母亲终于有了回答：“亨利，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接着就继续挤奶了。

当年轻人披上军装站在门口时，眼中流露出来的兴奋和期待几乎掩盖了离家的伤感，他看见两行眼泪从母亲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

但让他失望的是，她没有说任何像“若不凯旋归来，便当马革裹尸”之类的话。他事先私下里设计了一个感人的场景，也准备了一些可以增添气氛的话，但母亲所说的话完全破坏了他的计划。她连手上的土豆都没有放下，只是说：“小心，亨利，在打仗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小心看好自己。不要想着一开始就能打败敌军，因为你做不到。你仅仅是一大帮人里头的一个小兵，你只要保持安静，他们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知道你的分量，亨利。”

“我给你织了八双袜子，亨利，我把你最好的衣服放进去了，因为我想让我的孩子和部队里的其他人一样暖和、舒服。不管什么时候穿破了，你都要把它们寄回来，这样我就可以把它们补好。”

“还有，交朋友一定要谨慎。部队里有好多坏家伙，亨利。部队让他们发疯，他们就喜欢把像你这样从来没出过家门、身边有妈妈跟着的年轻人带坏，教你们酗酒、发酒疯。离他们远点，亨利。我没想要你成什么大事，只要不做对我羞于启齿的事情就行了，就当我在你身边看着呢。如果你能记着这些，我想你不会坏到哪儿去的。”

“你也得记着你的爸爸，孩子，记住他一辈子没喝过一滴酒，也从不骂人。”

“我不知道还要跟你说什么，亨利，希望你不要为了活着回来照顾我而躲躲闪闪，孩子。万一碰上不得不作出牺牲或者要做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时，亨利，你千万不要多想，只要考虑什么是对的。这年头，那么多女人都在忍受着，上帝会保佑我们大家的。”

“不要忘记袜子和衣服，孩子，我在你的包裹里还放了一瓶蓝莓酱，我知道你最喜欢这个了。再见了，亨利。当心点，做个好孩子。”

但是，亨利已急着想摆脱母亲不厌其烦的嘱咐。这决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是忍着怒气听完的，所以离开时反倒觉得有些轻松。

当他回头往家门口看时，母亲正跪在地上，周围是一堆削下的土豆皮。她仰起她那棕色的面庞，满面泪痕，消瘦的身子颤抖着。他垂下头继续往前走着，突然为他参战的目的感到羞愧不已。

从家出来后，他来到学校向同学们告别。大家都带着惊喜和羡慕的表情围了上来。他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已存在距离，由此而暗自得意。那天，整个下午，他和那些穿上蓝色制服的伙伴们都感到高人一等，这实在是不错的差事。他们走路都开始昂首阔步起来。

有位浅色头发的女孩俏皮地取笑他那意气风发的样子，然而他一直在注视另一位肤色略显黝黑的姑娘，他觉得她看他身上的军装时是那么娴静忧伤。当他沿着夹道的橡树向前走时，一回头就发现她正在窗边目送着他的离去。当她注意到他在看自己时，又立刻把眼神投向了伸向空中的树枝。他看到她神色变换时那慌乱、紧张的举止。这一幕以后经常出现在他脑海之中。

在新兵团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一路情绪饱满。每到一站部队都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让他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名英雄了。面包、冷肉、咖啡、泡菜和奶酪，享之不尽。当满脸笑容的女孩簇拥在他身边，老人们轻拍着他的肩膀以示赞许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充满了力量，完全可以拿起武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了。

几经周折，新兵团开始在营地上过起了长达数月的单调生活。他曾认为，真正的战争是一系列的生死搏斗，难得有一点空闲可以吃饭、睡觉。但他们的部队从来到战地以后，除了静坐、取暖以外没干别的。

渐渐地，他又回到了以前的想法。像古希腊国度的战斗不再有了。人不是变好了，就是变得更胆小了。或许是世俗或宗教的教育约束了人类好战的本能，抑或是稳定的经济抑制了这些欲望。

他慢慢地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庞大的蓝色阵营中的一名小兵。他的

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求得个人的舒适。为了消磨时间，他可以一边拨弄大拇指，一边思考着一些会让将军们头脑发热的主意。当然，还有没完没了的战前操练和阅兵。

他所见过的敌人，仅限于河边站岗的一些哨兵。他们晒得黝黑，从容不迫，有时，若有所思地朝身穿蓝色军服的哨兵开枪。事后，受到对方的责骂时，他们总表现出悲伤的神情，并以他们的上帝起誓——是枪没有经过他们允许就走火了。有天晚上，轮到年轻人站岗，他就和对面的一位哨兵隔着河聊了起来。那个人衣服有点破烂，一口痰总能巧妙地吐在两只脚中间，个性随和，也有些幼稚自大。年轻人挺喜欢他的。

“北方佬，”那个人对他叫唤道，“你是个好伙计。”顿时，一种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一时让他产生了厌战的想法。

形形色色的老兵们给他讲过故事。有的谈论起大群身穿灰色军服、留着络腮胡子的敌人正在挺进中，这些人一边大无畏地嚼着烟叶，一边恶狠狠地咒骂着；来势凶猛的敌军像匈奴人一样横扫战场。有的谈论的是衣衫褴褛、饥饿难挡的士兵，零零星星地打几枪。“他们会闯过地狱的硫磺烈焰冲杀过来，就为了抢得一只干粮袋，他们的胃口永远填不满。”他们告诉他。从这些故事里，年轻人仿佛看到了血淋淋的、活的人骨从褪了色的军装破缝中钻了出来。

但他还是不能全部相信老兵们的故事，因为新兵通常是他们取笑的对象。他们讲了很多有关硝烟、战火、鲜血的故事，可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谎话呢。他们经常冲着他喊“小鲜鱼”，所以他们的话绝对不能相信。

然而，他现在觉得要和什么样的士兵们作战并不重要，真打起来了，这些都不重要了。还有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他躺在行军床上沉思起来，力图精确地向自己证明：他绝不当逃兵。

之前，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有必要过于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生活中某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比如，从不质疑最终将取得的成功；

也不操心达到目的所要采用的手段和方式。可是现在，他所面临的是意义重大的问题。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打起仗来自己真有可能逃跑。他不得不承认，一旦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他还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呢。

要是以前他还有充裕的时间想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他觉得必须要严肃思考了。

一丝恐慌开始涌上心头。一想到要上战场，他仿佛看到潜藏着的几种可能。在思考着未来潜在的种种威胁时，他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坚定不移。他回忆起支离破碎的辉煌梦想，可眼下一片混乱，他怀疑那些画面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开始紧张地来回走动。“上帝哪，我这是怎么了？”他大声说道。

他感到在这紧要关头他的生活原则毫无用处。他原本认识的自己这时却成了一个未知物。他意识到自己又将像青春年少时一样不得不做出新的尝试。他必须积累对自己的认识，同时他要坚定信心、提高警惕，唯恐身上一些未知的品性会让自己终生蒙羞。“上帝啊！”他又沮丧地叫唤道。

过了一会儿，高个子敏捷地从门洞里钻了进来。身后跟着那个大嗓门。他们还在争论不休。

“没有关系，”高个子吉姆进门时说道，还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信不信由你，你只要坐下来耐住性子等就行了。很快，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没错。”

他的伙伴固执地咕咕着。他似乎要找到一个让对方难堪的回答，最后说道：“好，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是吗？”

“我可没说我通晓一切，”另一位尖刻地反驳道。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把林林总总的东西收进背包里。

年轻人停下了焦急的脚步，看着这忙碌的伙伴问：“要打仗了吗，

吉姆？”

“当然，”高个子兵回答说，“当然，只要等到明天，你们就会见到一场最伟大的战斗。你们等着瞧好了。”

“晴天霹雳啊！”年轻人说道。

“这回你将亲眼看到打仗了，小伙子，要决一死战了。”高个子兵添油加醋地说道，摆出一副要让朋友们见识一场真正战斗的架势。

“胡说八道！”大嗓门在营帐的角落里哼道。

“也许这消息跟其他消息一样，都是误传。”年轻人评价道。

“不会的，”高个子兵气愤地回答说，“这次不会。今天早上骑兵团不是已经动身了吗？”他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地看着对方。看没人否定他的消息，他就继续说道，“今天早上骑兵已经动身了，他们说营地这边几乎不留骑兵了。他们前往里士满，或其他地方，由我们来攻打南方部队。这真是个诡计啊。团里也接到命令了。有个家伙刚刚告诉我，他看到他们去司令部的。营地周围都已经生起火了——大家都看得到。”

“胡扯！”大嗓门说道。

年轻人沉默了片刻。最后他对高个子说：“吉姆！”

“什么？”

“你认为我们团会怎么样？”

“他们会马上进行战斗的，我想，一旦他们开始打仗了，”这位冷冷地说道，他把第三人称用得很妙，“马上会有人大肆取笑他们，因为他们是新兵，当然就那样；但他们会马上投入战斗，我想。”

“会有人逃跑吗？”年轻人追问道。

“也许会有一部分人逃跑，每个团都这样的，特别是当他们初次遭到炮火攻击，”这位士兵宽容地说，“如果，一场大战开战在即，一开始也许会有一大帮子人想逃跑，但后来倒也有可能全力以赴地作战。任何事都没有定论。当然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战争呢，第一次就让敌军全军覆没不太可能；可是我想他们打起仗来应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想是这样的。他们称这个团是‘小鲜鱼’或者其他什么的，但这些都是好人家的孩子，绝大多数人一旦打起仗来都会勇猛作战。”他对“一旦打起仗来”这几个字格外强调了一下。

“你以为自己知道——”大嗓门开始嘲笑他。

对方激烈地回应了他，两个人迅速开始了争辩，还用奇怪的绰号互骂对方。

年轻人最后打断了他们的争吵，问道：“那么你呢，吉姆，会逃跑吗？”他笑着说，好像只是为了开个玩笑。大嗓门也咯咯地笑了。

高个子兵摇了摇头，严肃地说：“如果让吉姆·康克林碰上了非常惨烈的战斗，全部都开始跑的话，我想我也会跟着跑的。而且，一旦跑起来，我会拼命地跑，决不耽误。但如果大家都勇敢地留下来战斗，我也会留下来。上帝啊，我会的。我敢打赌。”

“胡说！”大嗓门说。

年轻人非常感激他朋友的这几句话。他曾害怕所有的新兵都有强大坚定的信心。现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放心了。

二

第二天早上，年轻人发现，他那位高个子朋友虽是通风报信的飞毛腿，却传了个假消息。昨天还信以为真的士兵们对吉姆开始嘲笑起来，而那些本来就称之为谣言的人则更是冷嘲热讽。高个子还跟一个来自叫杰特菲尔德康纳兹地方的战士打了一架，把对方打成了重伤。

而年轻人一点都没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转机，相反的，它成了一件挥之不去的烦心事。相反，这一流言对他造成的影响是深层地思考自我。现在，带着新生的顾虑，他只得一脸沮丧地坐回到老地方，做回“蓝色军团”中的一分子。

几天下来，他不停地计算着，但是结果都令人不满。他发现自己确